10

V
B620.78
C46.1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十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參訂　思皇周應選　天虞金階升

徐階

字子升華亭人嘉靖癸未探花官至東閣大學士加上柱國贈太師謚文貞

椒山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

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　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爲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　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吏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

LL 51.10 11 Jy 13, '37

眞烈丈夫哉

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　詔逮公訊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　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乃自破甕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

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

忠誠動天地

未必非椒山之靈

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 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無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 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 詔棄市籍

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　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侑源者奉　詔從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公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覘諸孤而日跂望於　恩恤之及去年幸聞木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　月　日應尾改

塋公其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
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狀道
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萬物禀氣
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　君恩
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
姦澌滅　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制詞前後相輝
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一時之言千古烱戒于今日尤切

張居正

省議論 刪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
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
竊見頃年以來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
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數
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脣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
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

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藐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涖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芒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勑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

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
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
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
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
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
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
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
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

以質文爲薄厚浮薄之言可省矣

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
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
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
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振紀綱

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
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
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

習見之日情態方有此語

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雖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　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跽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太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
乾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
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　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
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
乞　勑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
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
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　聖裁
重詔令

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
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
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
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
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勑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
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

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
近日以來　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
停閣或已題奉　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
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
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
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眞遂
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
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　勅下部院

務使权歸
朝廷法歸
綱紀

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
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
之撫按議處以致躭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
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即令上緊奏報
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
實查參坐以違　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
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　聖裁

覈名實

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總覈名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

畧言其概、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以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用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僭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

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毁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不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惟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　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　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　誥勅勳階等項酌量

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省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聖裁

勑下該部悉心講求條例具奏伏乞

固邦本

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

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晉下蠲卹之　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端不可開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

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滌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

以脏污追輸足邊亦一良法

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於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

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利害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　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督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雅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飭武備

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

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患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鬬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

俱邊防實政非泛泛浮議可及

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

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
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
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
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
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
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
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
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
常以爲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
練或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
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
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
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
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
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
一機也伏乞　聖裁

考成鎮定
有充國風

論邊事 刪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偕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城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 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 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

近日旣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 全

公又有上世宗御書皆輔相之大者

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講究治理於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免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陳奏緊要事情至 御前講說 面請裁決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 聖聰即恭侍 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意啓沃 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

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
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
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蕘墻如見
自不忘繼志之思耳自既眞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
業而致盛治莫要於此仰惟我　二祖開創洪業
列聖纂紹丕圖　奎章睿謨則載之　寶訓神功駿
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宏遠樞機周愼品
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
事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踐者
祖宗之寶位所臨者　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　祖
宗之輿圖所憑籍者　祖宗之威德則　今日之保
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
哉惟在　皇上監於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
謹屬儒臣將　累朝　寶訓　實錄副本逐一簡閱
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
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

若道盡此六大臣格公亦盡此矣

端好向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
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
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
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
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
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
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畧
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

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　講既畢臣等恭請
文華後殿講解　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
偶有疑難即望　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
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於講後　面奏
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
容自可以開發　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
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　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
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即

主文肅以爲本朝邊事類唐不類宋此也然唐似有人

燕息深宮之日猶出　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愈進於高明　聖治益躋於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全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壅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濫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

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偕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我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

剖析事形約有定見非懸揣之談

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昌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正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儻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

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元老當備聞於上議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高儀

議便殿親政全

竊惟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間上常導下之言也則曰予違汝弼又嘗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無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古今稱盛治者莫能加尚迨我　朝　列聖相承每每接見輔弼延訪大臣或同游咏和或燕對無時明良喜起庶事咸熙國家萬世太平之業端肇於此至於　御門之

規日奏數條不過沿襲故事似涉虛文惟我　皇上
登極數日即出御門今既久臨　朝宁威儀已復
祖宗之舊矣但　朝堂上體統森嚴舞起唯諾勢相
懸隔若止循例而朝一朝而退上有懷而不得下問
下有見而不敢上陳竊恐情意不相接見聞未免日
壅百凡諸司奏牘中外事情豈能一一盡白於　聖
衷而頓然了悟也即今　山陵已畢典禮就緒　經
筵日講復賜舉行諸凡大綱大體亦既燦然明備矣
而惟便　殿親政尚未之及而不容緩伏望　皇上
仰稽　列聖之盛典俯納諸臣之忠言自今開讀以
後每日常朝罷即　御文華殿除內閣輔臣日侍講
讀自應隨入供事外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　皇
上不時召見即將覽過部院題奏本內係干大賞罰
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與凡一切大
政令合當詳議者　特降清問許令部院官陳述始
末內閣輔臣即議擬可否於是　皇上加以睿斷親

不惟壅蔽可去而利害詳悉政無不精于此乎係

賜裁答倘有事體疑難者雖再三商確然後答　旨亦無不可也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擬議未當者許令公同評正至於輔臣講讀之餘仍乞　皇上親發　王旨咨詢治道或將各項章疏應該票擬者令其即在　御前看詳面請宸斷如此則萬機之理日熟於　聖衷而四海之治可運於掌上於以軼五帝三王之盛於以紹　二祖七宗之休者誠不外於是矣

賈誼云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illegible]左右

再請東宮出閣　刪

有國者不能不重其本愛子者不能不使之勞故燕翼之謀莫先于養正習尚之慎實急于冲年攷之古昔教太子者方在襁褓而即厪師傅翌保之儀或在髫齔而時篤親賢齒讓之儀凡若此者非故苦之以拘迫之情施之以躐等之教也方在童蒙知識一開全在習養習之以正則趨向日端習之不正則志慮日放其所繫於天下國家者蓋至重也敬惟　東宮

殿下爲　聖皇元祖　睿質殊常去歲冊立禮成羣
臣稱賀之時仰見姿表英奇言動中度莫不交相慶
忭以爲　聖人之子自不凡如此計今年及七齡尤
非昨歲之比聰明必已大著情竇亦或漸開理欲從
違正在此際養蒙端教貴在及時如使接見師保親
近儒賢目聞正言目見正事雖欲引而之不正不可
得也如或不接外廷不就外傅正言罕聞正事罕覩
雖欲引而之正亦不可得也臣等仰惟　皇上聖見
高明亦必于宮中豫爲教養或量授詩書課習章句
諒所不廢然其所與燕游伴讀者則必皆近習之輩
竊恐所聞者無非近習之言所見者無非近習之事
漸染既久則性真或爲所蔽志尚未免少移比及十
齡然後出閣就學即能勉強規正亦且力倍而功半
矣語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甚言養正之功不
可不早也

灼見肯綮之談非老成深識不能有此

議停買玉石　刪

灼見小人肺腑

慎乃儉德者哲后之永圖不寶遠物者明王之盛軌
皇上臨御以來躬節儉以風萬邦示敦朴以先天下
罷不急之工作停非時之採辦薄海內外仰頌聖明
罔不懽忻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所謂千載一時也廼
今收買玉石一朝費價輙至萬有七千餘金且尚以
爲不足而復欲增買似此舉動流傳道路實駭聽聞
仰惟　皇上恭儉性成豈肯爲此奢糜之事或者左
右之人妄意希寵欲以珍玩奇巧蠱惑　聖心於是
瀆奏收買以試　皇上而　皇上偶不之察耳蓋收
買回夷玉石　祖宗原無此例嘉靖二十六年以後
雖曾有之然或買或否不以爲常而其所買者又皆
選擇精良斟酌畱用未聞不論美惡傾囊盡收如今
日之甚者也況　內府寶藏積自　累朝必先充牣
足用而玉石之類原無敝壞豈至缺乏即使稍欲增
新所需亦當有數似此六百餘斤之廣將安用之奈
何以不貲之財供無益之費惠利姦宄取譏遠夷臣

等切爲聖明新政惜也且方今邊儲匱乏措辦甚艱
閭閻困窮拯救無術正宜樽節財用以濟國家之急
而廼輕糜萬金不復顧愛豈所以示天下哉

慎臨幸 刪

仰惟 陛下一身膺昊天明命之重荷 祖宗付託
之艱 乘輿出入自有常度一舉一動關係非輕考
之往古人君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逮我
國家定制惟 郊祀大典每歲 聖駕親行若耕藉
若 幸學惟 登極之始纔一舉行餘皆不復輕出
無非尊 朝廷崇 宗廟崇九 重端拱之體而戒
無事慢遊之失也昨者 陛下有事于 方澤軍民
環堵擁觀謂 祀禮久廢而 陛下一旦能舉數十
年湮墜之典故不覺其踴躍瞻戴亦猶喜見漢官威
儀之意也今 陛下忽欲出幸 藩邸則其行無故
其出無名大小臣工聞之者莫不相顧惶惑竊恐
陛下佚遊之端將從此始其于 朝廷政體所係誠

非細故也況　六飛所至警蹕森嚴　法駕在前百
辟在側宮室道塗所當預修扈從供億所當夙戒凡
有　臨幸必須有司擇日具儀先期題　請奉有
成命之後通行預備方可臨期無愆今無故而忽有
傳奉之　旨遽然行於各衙門知會皆不知所俟候
者何爲所不許怠慢者何事萬一所司或有不潔不
肅即欲以罪加之又非所以廣　陛下仁聖之德而
彰和平之治也

三請冊立東宮　刪

人君善于圖治者必以建儲爲先而人臣忠于謀國
者亦必以建儲爲急蓋建儲豫則國本定國本定則
人心安所以宣邦家熙洽之光而綿奕葉昌隆之祚
者由此其基也恭惟　皇上大德光前　至仁啓後
篤生　元嗣已踰六齡祥承　丸廟之遺庥慶衍萬
年之統緒　元良有在中外咸所忻瞻主器得人臣
民莫不交戴所有早建　青宮而豫端蒙養宜有不

可緩者昨歲該臣等兩次題請初則　諭以後行
冊立未即　允俞既而嗇中不報久靳　成命臣等
退而踧踖不敢復言然竊伏自思　朝廷重務莫此
爲急一日不舉有司一日之責臣等職明邦禮若使
大典闕遺而不以上　請非人臣謀國之忠也況查
得　宣宗皇帝於宣德二年生　皇子甫二歲而
冊立　憲宗皇帝於成化六年生　皇子方六歲而
冊立　孝宗皇帝於弘治四年生　皇子纔二歲而
冊立載在　國史班班可考今　皇子雖在冲齡而
舊典可據況聞　奇表秀發　睿質異常必須　冊
立之儀既舉然後教養之禮可行方此春陽布令之
月寔惟　青闈肇典之期用是不避煩瀆再干　天
聽伏望　皇上俯容

議典禮 刪

一郊社之禮查得　國初建　圜丘於鍾山之陽用
冬至祀　天以日月星辰太歲從祀建　方澤於

諸項典禮皆經國大猷而議亦崇孔謹飭

山之陰用夏至祀　地以嶽鎮海瀆從祀俱奉　仁
宗淳皇帝配及築朝日壇於城東築夕月壇於城西
用春秋分行事夕月亦星辰從祀俱不奉配洪武十
年始定合祀制每歲正月擇日行於　大祀殿三十
二年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永樂十八年北京　大
祀殿成行禮如常儀洪熙元年增奉　成祖文皇帝
並配嘉靖九年始建　圜丘於南郊冬至祀　天以
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從祀建　方澤於北郊夏至祀
地以嶽鎮海瀆陵寢諸山從祀俱奉　太祖高皇帝
配又建　朝日壇於東郊以春分祭日無從位建
夕月壇於西郊以秋分祭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
配臣謹議得圜丘方澤載在周禮天地分祀之說蓋
昉於此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而諸議論亦皆不
一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斟酌考
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禮
於　大祀殿至我　皇考大行皇帝仍建　四郊如

洪武初年之制、蓋　太祖始分而後合。　皇考則改合而爲分。然我　皇考之更制。即我　太祖之初制也。今以分祀有年、於古禮既爲可據。於舊典又爲相合。似難重復紛更。合無照例　南北二郊、於冬夏至日恭請　聖駕親詣致祭、仍奉　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郊照例、以甲丙戊庚壬年、　西郊以丑辰未戌年、　聖駕親祭、餘歲遣官代行、至於太歲、近年不以從祀圜丘、而於歲暮孟春遣官專祭。似爲得禮。合當如舊舉行、惟　天神地祇既已從祀南北郊、而於仲秋復有神祇壇之祀、似爲煩數、合當罷免、伏乞　聖裁

一祈穀之禮。查得　祖宗廟、原無祈穀之禮、惟於郊外藉田之上、有先農壇。遂耕藉田。永樂後、惟遇　列聖登極之初、行耕藉禮、乃親祭、其餘每歲遣順天府官代祭。嘉靖九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十年以啓蟄日改行於　圜丘、十八年復改行於　玄極寶殿、遂爲定例、而先農之祭、亦不廢、臣

等謹議得禮稱元日祈穀於　上帝然行禮之詳不可考見我　國家先農之祭蓋即祈穀之遺意近年皇考俯納言官之請肇舉此典夫既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併行於仲春不無煩數似爲可省況於　玄極寶殿行禮當禁嚴之地而使百官陪祀霄分出入事體深有未安臣等竊以爲祈穀之禮合當罷免止於先農壇行事爲宜恭遇　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併行耕藉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順天府官代祭則於　祖宗舊典庶爲相合伏乞　聖裁

一大享之禮查得　祖宗廟原無大享之禮嘉靖十七年我　皇考建　明堂大典以季秋享　上帝奉睿宗獻皇帝配尋乃撤　大祀殿改建　大享殿然每歲惟於　玄極寶殿遣官行禮以爲常臣等謹議得明堂大享雖稱古禮而制度之詳亦不可考見皇考肇舉此祀無非所以追崇　睿宗則　睿宗爲嚴父自　皇上視　睿宗則　睿宗爲　皇祖若今

日而仍奉　睿宗以配　帝似與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不甚相協恐非所以妥　睿宗之靈而安皇考之心也又況　玄極寶殿係禁垣內地若令陪祀官員宵分出入於事體亦有未安臣等竊以爲此禮亦應罷免則於　祖宗舊典庶爲相合伏乞　聖裁

一社稷之禮查得　國初建　太社　太稷異壇同壝以勾龍后稷配洪武十年改建同壇同壝罷勾龍后稷配　仁宗三十一年更奉　太祖配永樂中北京壇成位置如故洪熙間又奉　成祖配嘉靖九年遵復初制以勾龍后稷配十年復于西苑隙地開辟爲田樹藝五穀建　帝社　帝稷二壇每歲以仲春秋上戊次日行祈報禮臣等謹議得古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太社太稷而帝社稷之名古無有也　祖宗廟亦無此制　國初太社稷之建悉遵古禮而　皇考仍以勾龍后稷配實

合 太祖初制無容別議至於 帝社稷之制無非
所以崇祈福報功之典但照祭不欲數數則煩既有
太社 太稷矣則 帝社稷之祭不無嫌於煩數臣
等竊以爲止宜照舊奉 太社 太稷之祭其 帝
社 帝稷似應罷免則於 祖宗舊制庶爲相合伏
乞 聖裁
一陵墓廟祔之禮查得我 國家自 宣宗皇帝以
前 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 裕陵則二后同祔葬
茂陵則三后同祔葬若 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
又后惟元配始得升祔 恭照 孝潔皇后爲 皇考
大行皇帝元配禮行合葬 永陵祔享 太廟先年
神主回京之時該本部題稱禮宜祔享 太廟但其
時未有本室暫祔 奉慈殿側以俟已經奉有 欽
依外 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元配比之
孝潔皇后似爲不同今 孝烈皇后先已祔廟若奉
孝潔皇后同祔則二后并配非 祖宗舊制若因

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　孝潔皇后不得升祔則舍
元配而祔繼配亦非　祖宗舊制況　孝潔皇后宜
祔之禮　皇考先年已有　欽依近日復有　遺命
臣等竊以爲　皇考大行皇帝升祔　太廟之時宜
請　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奉　孝烈皇后于別所仍
於　大行皇帝發引之先遷奉　孝潔皇后梓宮于
永陵與　聖母梓宮同日祔塋　孝烈皇后既已祔
塋似當以次列祔再照　孝潔皇后　孝烈皇后尊
謚尚皆未備　特降綸音容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
上冊寶庶幾名分正而典禮全矣

非惟恐人不知此一變異出意外

張含

虎銜魚說 全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恩則虎銜魚矣禺山子曰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停都見漁石公蜡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岳滋倍焉況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鄙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婦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岳而賕殆翟服

而嫪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者之賕鑽穴踰墻今也之賕連閨洞房昔也之姦叔孫僑如今也之姦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淸惟恐人知臣淸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昌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來哉虐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